

张成功最新力作 同名电视连续剧即将热播

张成功
著

风 吹 草 动



悬念叠起的诡奇肃杀
无尽诱惑的爱欲情仇
权倾天下的权色交易
惊险刺激的黑道追杀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



风动草动

张成功最力作
同名电视连续剧即将热播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吹草动 / 张成功著. —北京: 中国电影出版社, 2002. 11
ISBN 7-106-02198-9

I. 风… II. 张 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 325. 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2)第024995号

责任编辑: 李 明

封面设计: 雅美工作室

风吹草动

张成功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(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)邮编100013

电话: 64299917(总编室)64216278(发行部)

E-mail: Jsja@metchina.com.cn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新天地印刷厂

版 次 2002年11月第1版 2002年11月第1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 / 880×1230毫米 1 / 32

印张 / 12 彩插 / 4 字数310千字

书 号 ISBN 7-106-02198-9/I·0993

定 价 24.80元

第一章

1

金色年代夜总会三周年庆典狂欢之夜！

总经理冯梦龙靠在吧台前，看着这几个金光灿烂的大字，他觉得很满意。

的确应该满意，他的人生又处在一个辉煌时期，他很快就能找回失去的一切。

他的情人王采尼，一位来自北国冰城的模特儿，此刻正在大连演出，她真是一个尤物，艳丽迷人，性感而不失优雅。

想到这一切，他心里热乎起来，端起面前的一杯法国红酒喝了一口，向来来往往熟识的小姐们打着招呼。

这是1999年12月22日，平安夜前夕。

江安市市中心和平中路上，金色年代娱乐广场早已装点一

新，一派节日前的欢乐气氛。

此刻，一个杀手随着人流进入了夜总会，他走向了那个注定不平安的“金色年代”。

他一身黑衣，在北国的冬天，这样的装束很不打眼，正如他本人一样，不动声色却杀人于无形。

今天晚上，他必须杀一个重要的人，一个必须死的人，他必须成功，绝无退路。

迪厅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，冯梦龙仍然靠在吧台旁。

他笑咪咪地注视着舞池里群魔乱舞的红男绿女，看得出来，那些拼命摇头的少男少女们没有少吃摇头丸。

这时，音乐声骤然低了下来，舞台上灯火通明。

大堂经理米正林走近吧台，对冯梦龙说：“叔，该你了。”

冯梦龙点点头，向舞台上挥挥手，主持人神采飞扬地走上前：

“金色年代娱乐，永远带给你欢乐时光。感谢各位光临，从今天起，金色年代娱乐广场三周年庆典之夜，每一天精彩不断，每一分钟刺激来电，现在有请冯梦龙总经理代表全体员工和演职人员向各位致辞。”

冯梦龙快步跃上舞台，刚过半百的他看起至少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岁，他用略带港味的普通话说道：

“金色年代娱乐从今天起已经三岁了，请各位放开手脚，扭动细腰，尽情享受金色年代带给你的平安和欢乐。”

狂乱的音乐声重新响起。

节奏强劲、热烈的鼓点地动山摇，男男女女们开始重新走进舞池扭动起来。

“砰！砰！”两击清脆的枪声像是两击不平常的鼓点。

冯梦龙手捂胸口，白色的西服上已是猩红一片。

“杀人了！杀人了！”片刻之后才有人反应过来，舞池里乱成一团。

“龙叔！”米正林和保安队长刘军跃上舞台，扶住冯梦龙。

冯梦龙躺在地上，脸上露出痛苦和绝望的表情。

“龙叔，龙叔！”米正林的大声呼喊已没有回应。

“把那狗娘养的找出来。”刘军用浓烈的东北口音略带哭腔地吼着。

音乐停了，混乱的人群仓皇而逃，哪里还有杀手的影子。

冯梦龙死死抓住米正林的手，艰难地说出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一句话：“不要报仇……告诉锋，不要……”

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对一个在名利场上曾取得过辉煌的人来说，也许他在临死前懂得了悲悯，淡漠了所有的恩怨：也许是冯梦龙知道了凶手是谁，不想让亲人作无谓的牺牲，也许，这是一句充满暗示的话。

当然在这个时候，只有上帝才知道这其中隐含的一切玄机。

同一时刻。澳门葡京大酒店。

庄元臣反剪双手，站在顶层套房宽大的落地窗前，俯视着澳门赌城妖娆的夜景。

离澳门回归只有八天了，从酒店顶层向远处望去，光怪陆

离的霓虹灯辉映着缤纷的彩旗和气球，不知道这一切是在呼唤新世纪的来临，还是在迷恋旧世纪的繁华。

此时，庄元臣想起了冯梦龙，想起了这位当年驰骋澳门赌城的职业赌徒。

两年前，正是冯梦龙第一次带自己来这里小试身手，庄元臣觉得，冯梦龙一生的赌场经验将对自己大有裨益。

所以，这时候他感到特别惬意，他对自己的赌技很有信心，他甚至已经有些跃跃欲试的样子。

“澳门回归以后，咱们这些内地人就不太方便来这种地方了。”庄元臣眼望窗外，像是在喃喃自语。

“这段时间内地游客一定特别多，欧洲和美国的职业赌徒都忙着过圣诞，是我们捞回本钱的大好机会。”

陆义庆坐在他身后的沙发上，望着他肩披黑色皮大衣的威严背影随口附和道。

即使在房间里，庄元臣身上那件黑色皮衣也没有脱下来这是他的习惯，他喜欢这种造型，这让他看起来更威风，像港片里黑社会组织的某个小头目。

庄元臣的确是干部，很大的干部。他不仅身为祖国北方重镇江安市分管经济的副市长，也是一位很能干的干部。

不过，庄元臣这样的造型和做派很容易让人产生误会。

但是他喜欢这种误会，他瞧不起他的那些同事们的官场做派。他认为，只有没本事的人才会在外表上包装得像某种级别的官。他不需要，在江市的官场上，他能力过人，深受上级赏识。他春风得意，已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。

陆义庆就不一样了，他装扮得像初次见丈母娘的毛脚女婿。和大多数赴港、出国的内地干部一样西装笔挺，皮鞋锃亮。除了衬衣，全身上下都是国外名牌。

这一身行头在香港人眼中，是大陆“表叔们”在90年代赴港的标志性造型，在香港人眼中，这是一道“亮丽的风景线”。当然在80年代，这道“风景线”更绚丽也更清晰一些，香港人曾这样讲述：如果看到一个神色拘谨的中年男人，身穿金利来西装和廉价衬衣，在成人电影院门口鬼鬼祟祟，突然“哧溜”一声钻了进去，那个人一定就是大陆来的“老表”。

所以不难理解，陆义庆虽然身为实权在握的江安市建委主任，对庄元臣却俯首贴耳，言听计从。

陆义庆说完话，打开了茶几上的密码箱，几大扎美元填满了箱子。

“老庄，你看这50万美元是不是全换筹码？”陆义庆请示道。

“留下10万，我另外有用场，今天晚上还是按老规矩办。”庄元臣吩咐道。他接着说：

“义庆，澳门这地方我的学费交得太多了，今晚该是咱们翻本的时候了，我再告诉你两句赌桌上的至理名言，这是一个香港职业赌徒一生的经验。他叫冯梦龙，现在是江安市金色年代夜总会的总经理，算是已经退出江湖了。”

陆义庆竖起了耳朵。

“在牌桌上，先赢的是纸；后赢的……”庄元臣慢慢地说。

“后赢的才是钱。”陆义庆很有体会地接口说道。

庄元臣脸上掠过一丝不悦，领导有时候并不喜欢过分机灵

的下属。

“后赢的也是纸，”他更缓慢地说道，停顿了一下之后，然后有力地说：

“最后赢的才是钱！”

陆义庆的脸上一副崇敬得五体投地的样子，庄元臣这才比较满意，他慎重地说：“义庆啊，这说明凡事要有耐心，十年磨一剑啊，谁有耐心，谁就会赢得一切。”

“老庄，你说得太对了。现在我们是不是该下场子了？”陆义庆请示道。

“好，走吧，今天咱们就放手一搏！”庄元臣说完话，两人起身而去。

2

江安市金色年代夜总会。

血迹未干，霓虹依旧，舞厅里的人已鸟兽散。

刑警大队长秦绍明带着刑警李文平来到了案发现场。

秦绍明三十出头，他瘦削的脸上有几分清秀，显出几分书生气，但时而露出的坚毅表情却说明，这正是一位年轻有为的警界精英，作为省里著名的干探，他的成熟干练与他的年龄不太相称。

他身为江安市公安局副局长兼刑警大队队长，刚上任半年，就遇到了这样一件很不寻常的凶杀案，所以他亲自来到了

案发现场。

秦绍明赶到的时候，该辖区万福街派出所杨所长和两个治安民警已经在现场了。此时离凶杀案发生不到半个小时。舞台上，冯梦龙的尸体已被送去尸检，地上画了一个身体的轮廓。

刑警李文平跟在秦绍明身后，这是一位剽悍的小伙子，在江安市从警10年，在地面上人头熟，这位冯梦龙他也曾见过，不仅见过，而且知道这位港商甚至和市里的庄元臣副市长也有往来。

所以，这案子有多么重要自然显而易见。

“我米正林不报此仇誓不为人！”

大堂经理米正林还没有从悲痛中平静下来，这个二十六七岁的靓仔对着几个保安嚷嚷着，脸孔已经被仇恨扭曲得变了形。

“你们有没有谁看清楚了凶手的模样？”秦绍明在寻问着几个保安和服务员。

“他好像在这个位置开的枪，瘦瘦的，个子不高，样子没看清。”一个比较机灵的服务员说。

“把当时的灯光重新打开。”秦绍明说完，一个保安跑过去重现了当时的照明情况。

“真聪明。”秦绍明看着凶手站位的地方喃喃自语。

这里离被害人大约有七米左右，灯光打开后，他刚好在逆光的阴影处，完全看不清模样。

“他穿什么衣服？”秦绍明问。

“好像是黑色西装。”那位服务员说。

“不，好像是黑色风衣。”一个保安说。

服务员和保安开始争吵起来，越来越激烈。

“你们有没有看到他跑出去？”秦绍明问。

“没有，人太乱了，都在往外跑。”一个保安说。

李文平还在地上找寻着子弹壳。突然他说：“队长，找到了。”

秦绍明拿起两粒弹壳，看得出来，这是国内比较常见的五四半自动手枪的子弹。此时他脸上布满了阴云，他知道，自己从警以来遇到了真正的对手：杀手出枪极快，事前做过精心策划，选位合理，动作迅捷，他为什么如此专业，近似于好莱坞电影里职业枪手的水准。

秦绍明隐隐地觉得，这决不是一起简单的谋杀案。

“米正林，冯梦龙临终前说过什么？”

“对，龙叔说了，他说不要让金灿报仇。”米正林已从仇恨中恢复了正常。

“金灿是谁？”

“金灿是龙叔的干儿子，他在上海。”

几乎同一时刻。

上海市淮海路上，凯丽丝西餐厅。

金灿觉得自己的生活实在是一种享受。

此刻他正漫步走向凯丽丝西餐厅，他衣着不凡，很配合他英俊的相貌，今晚，他又将见到那一位风情万种的西餐厅老板娘。

虽然他还不知道她的名字，但是她的风情是金灿看得出来也想像得到的，至于名字叫什么其实并不重要。

名字有什么重要的呢，金灿认为两情相悦又不是做生意，

需要户名、开户银行、发货地址、账号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。

亚莎是一家很高级的西餐厅，以经营法国菜为主。穿过门厅，金灿健步迈入大堂，两个俏丽的服务小姐一见，向老板娘刘红英看了一眼，然后彼此会心地窃笑不已。

刘红英坐在吧台前，她细细的腰肢，丰满的前胸虽然已不再有少女一般的挺拔，但在精心的打扮下，她依然风韵犹存、仪态万方。

她全身珠光宝气，顾盼生辉之余，正看见金灿走过来，她脸上微微一红，向金灿走去。

“金先生，你的座位留好了。”

老板娘刘红英亲自领桌，她费了很大的功夫，才掩饰住了内心的喜悦。

最近一段时间，餐厅里几乎每天都会出现这个英俊男人的身影，细心的服务员都已经发现，他时常目不转睛地看着刘红英，今天晚上也不例外，但他从不和任何人搭话，默默地坐在一个角落里。

已是深夜，客人差不多都走了，金灿一个人独酌，这时，刘红英终于走过去：“金先生，怎么总是一个人来？”

金灿说：“可不可以请女士喝一杯？”

刘红英说：“餐厅规定不能陪客人喝酒，不过你是熟客了，我可以坐一下。”

刘红英一臀坐定。

“哦对了，这是你的贵宾卡。”刘红英说完话拿出一张镀金的卡片。

金灿看了一眼手中的贵宾卡，叹了一口气，说：

“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到这里来了。”

3

同一天，此时，夜深了。

庄元臣步入葡京大酒店门厅。

澳门著名的鸟笼状赌场葡京酒店的大厅门上，悬着醒目的标语：

“赌博无必胜，轻赌可怡情；闲钱来玩耍，保持娱乐性”。

门厅里依旧人来人往，一派众生癫狂拼命捞钱的世纪末日景象。

庄元臣的一身黑衣在人流中格外引人注目，他正朝里面走去。

赌场内贵宾室里一派肃穆。

正在进行“梭哈”的那张大桌子前，陆义庆已经坐在那里了。

庄元臣走过他的身旁，隔着一个赌客坐下，两人装着不认识的样子。

庄元臣放下筹码，用眼神向发牌员示意，在澳门，他们被称为“荷员”，庄元臣听冯梦龙说，在澳门，这是一份最有前

途的职业，是培养职业赌徒的“MBA”。

新一轮牌局开始了，这是庄元臣和他的赌场搭档陆义庆事先约定的习惯，过去两人在东北三省的地下赌场里，经常进行这样的配合，其中一个人在牌局里做内应，很少跟牌或叫牌，主要任务是给另一个人暗示自己手中的牌形，以利于对方跟牌。

两张牌发完后，陆义庆捻牌看过，两手交替放在一起，右手食指放在左手拇指的关节上。

庄元臣眼神瞟过去，除了他翻起来的那张红心J，他知道了陆手中扣下的那张牌有一张黑桃A。

在梭哈这样的牌局里，一张A或者老K足以影响整个叫牌的形势。他对自己的底牌老K多了一份信心，他自己桌面上的牌虽然只是一张红心Q，他仍然放心地掷出两张筹码：“两万。”

“跟两万。”跟牌的人只有两个人。

第二轮牌发出来了，庄元臣把牌亮出来，黑桃9。另外两人的牌分别是梅花9和红心A，红心A说话。

“五万”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庄元臣显然没有跟的必要了，但他心里有数，除掉了陆手中的一张A，这个人拿到A一对的可能性大大降低。他果敢地抛出五个筹码：“跟五万。”

对面的中年胖子肥脸上一惊，这个表情显然没有逃过庄元臣狡猾的眼神。

第三张牌发下来，又是一张Q，庄元臣桌面上的牌变成了Q一对带9，他更有把握了，踌躇满志地扔出一堆筹码：“10万。”

发到胖子面前的牌是一张老K，牌面上是AIU的杂牌，形成“杂顺”的可能性仍然较大。

他显然有点犹豫，其实他的底牌是梅花老K，K一对完全应该跟上去，而且赢定了，但这一迟疑，心理上已经落在下风。

他开始怀疑这个操着内地口音，但衣着却又明显像黑道的中年人可能是职业赌家，他手中的牌可能是三张Q。

“不跟了。”胖子沮丧地扔出了手中的牌。

不到一小时，庄元臣身旁的筹码已有一大叠了，他已经可以登上明天的著名赌船“东方公主号”了。

在澳门的每次赌博中，庄元臣一直在输，今天他第一次赢了这么多的钱，他似乎觉得他的赌运也许会像他的官运一样青云直上。

其实，事情远没有像庄元臣所想像的那么简单，就在他和陆义庆得意洋洋的时候，正在偷偷地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。

这是方仪的一双眼睛。

其实方仪觉得自己不该到赌场来。

的确不该来，她美丽的容貌太容易引起误会。

方仪今晚身披一件黑色裘皮坎肩，粉雕玉琢的俏脸上，有冰清玉洁的神态。但在开衩的旗袍下，修长洁白的大腿、一双银白色的高跟鞋又透出令男人们无法抵挡的性感魅力。

所以，方仪觉得自己的脸在发烫，无数男人的眼光在火辣辣地盯着她。

赢了钱的男人们，正得意地用色迷迷的眼睛斜视着她；而那些输了钱的男人，正用恶狠狠的目光逼视着她。

但方仪今天不得不过来，因为这是命令，也是纪律。

在赌场这种地方，什么样的女人都有可能出现，对她们身份的揣测决不能以貌取人，她可能是名媛淑女，可能是高级妓女，还有可能是赌场老千、职业骗子。

其实方仪什么都不是，不是妓女不是少奶更不是赌徒。

由于澳门处于一个特殊时期，黑社会团伙在回归之前的疯狂，让澳门在喜庆之余也透着紧张，为确保政权移交顺利进行，国家有关保卫部门提前对弹丸之地的澳门进行全面检查，尤其是鱼龙混杂的赌场更是检查的重点地带。

方仪今天奉上级指派正好在赌场里。

庄元臣说得没错，在澳门赌场里，内地公安干警没有权力随便调查赌客资料，但如果赌客是国家高级干部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

庄元臣来澳门赌博不下几十次，但只有这一次，他的“高超赌艺”引起了一位看起来和他无关的女人的注意。因为她职业性的敏锐眼睛看得出，庄元臣可能是大陆来的国家干部。方仪留意起这个国语带着东北腔、面孔冷峻的中年男人。

方仪留意起这个国语带着东北腔、面色冷峻的中年男人。

她若有所思，似乎觉得这个人很面熟，但又想不起曾在哪里见过他。也许是出于职业敏感，她从自己的LV坤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黑色化妆盒，在脸上补了一点粉。

在关上化妆盒的同时，“咔嚓”一声轻微的响声。这个实际上的小相机为庄元臣、陆义庆留下了一张纪念照。

4

同一天。此时，夜更深了。

上海。亚莎西丝餐厅。金灿与老板娘刘红英对坐。

刘红英对金灿的话很诧异：“金先生为什么以后不来了呢？难道我们的菜不合先生的口味吗？”

“不，正好相反。”

“那金先生一定是要出国了？”刘红英说，在上海人的日常生活中，出国是一个很普遍的话题。

“不是，因为……其实，对我来说，这样的西餐厅不是我应该来消费的，我没有这种经济实力天天吃法国菜，这段时间里我的积蓄快花光了，股票也被套牢，所以，我恐怕很长一段时间不再能来了。”

金灿一脸很诚实，很无所谓的样子。

刘红英大吃一惊：“你为什么要这样？”

“因为……我……我其实只是想每天看见你。”金灿吞吞吐吐小声地把这番话说出口。

刘红英两腮绯红，感动得说不出话来。

在上海滩，在刘红英生活的圈子里，这样痴情的男子十分少见。

两人一阵沉默后，刘红英语无伦次又满含深情地说：“我不知道会是这样，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，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？”

“没关系的，相逢何必曾相似，其实我不该告诉你这些，我会怀念你的，现在我该走了。”金灿站起身准备离开。

刘红英说：“再坐坐好吗？今天我请客。”

“不用，还是我请，但我们换一个地方行吗？”金灿坐下。

“好啊！不过我想知道先生的尊姓大名。”刘红英仿佛回